

名家名笔

委员说话

烟花三月下扬州

熊召政



运各异，有好有坏。有人终生困顿潦倒，喝凉水都塞牙；有人少年得志，到老也无灾咎。扬州属于那种“贵人多难”一类。比起这杭州、苏州，它受到蹂躏最多。但每遭蹂躏之后，它总能顽强地恢复生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八字用在扬州身上，也是合适的。

记载扬州古时的繁华，典籍甚多。但最好的要数清代乾隆年间李斗先生撰著的《扬州画舫录》了。杭州、苏州乃人间天堂，值得记述的盛事比扬州还要多。但无论是张岱的《西湖梦寻》还是顾禄的《桐桥倚棹录》，都不及李斗的这本书。尽管张岱才情很高，是一代大家，但作为城市的记录，他之考证与阐释，均没有下到李斗那样的功夫。李斗之后，另一位扬州人熊循写的一本《扬州图经》，也是一本好书。但史的味道太浓，非专门的稽古钩沉之士，恐怕很难读它。

古扬州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当在小秦淮与瘦西湖两处。其繁华、其绮丽、其风流、其温婉，《扬州画舫录》皆记述甚详。西湖之名借于杭州，秦淮之名借于南京，但前头各加一“瘦”与“小”字，便成了扬州的特色了。我一直揣摩扬州人的心理，天底下那么多响亮的词汇，他们为何偏爱“瘦”与“小”呢？这两个字用之于人与事，都不是好意思。我们说“这个人长得又瘦又小”，便有点损他不堪重用；说“他专门做小事儿”，便暗含了鼠目寸光。时下有种风气，无论是给公司取名，还是为项目招商，均把名头拔得高高的。三个人支张桌子，弄台电脑，派出的名片却是“亚洲咨询公司”一类；两三张食桌的厅堂，美其名曰“食街”。总之，能吹到多大就吹到多大。照这个理儿，瘦西湖完全可以叫“大西湖”或“金西湖”，小秦淮也可叫“中国秦淮”或“银秦淮”了。古扬州城中，虽然住了不少点石成金的商人，但铜臭

儿时就背诵唐诗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的绝句，童稚时只觉得它好，但好在哪里却说不出来了。中年以后，才悟出这诗的妙处全在“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一句上。

扬州古称广陵，人们又叫它维扬。清代之前，扬州因靠着大运河，一向被誉为南北枢纽，淮左名邦。以今天的地理概念，扬州在苏北，不属江南。但古人自北方舟船而来，一入扬州，心理上便感觉到了江南。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其第一站盘桓之地，都定在扬州。江南是以长江为界的，从这层意义上，扬州不算江南，但它在淮河以南，属不南不北之地，且扬州的人文风气、山水风光，都是近南而远北。杜牧在扬州留下的诗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便绝不是凛冽的北地所能产生的情境了。

历史上的扬州，自隋至清一千多年间，虽屡遭兵燹，却不掩其繁华锦绣的气象，大凡一个城市，就像一个人那样，命

书画鉴赏



《人民的好县长高德荣》

全国政协委员 王珂 作

艺文从谈

何谓晶莹

赵本夫

在中国的语境中，有很多词汇，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例如晶莹。我们很难用准确的词语描述什么叫晶莹，比如纯净光亮、清澈透明、美轮美奂，阳光照在上面，还会发出斑斓的彩光，等等。如此说了半天，依然是虚无缥缈，不得要领。但在看到晶莹二字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玲珑剔透的水晶，荷叶上滚动的水珠，草叶上挂着的朝露，屋檐下吊着的冰凌。这些精灵样的东西会立刻告诉我们什么叫晶莹。当看到它们的时候，我们会抛却烦恼，立刻变得心情愉悦，甚至会感到整个世界都美好起来。

这么多年，为了看水晶，我曾去过东海多次，更多的是为了欣赏，也购买过一些水晶制品和水晶原石。还去过“鬼市”淘宝。它们确实太迷人了。东海是连云港市下属的一个县，却有30万吨的水晶蕴藏量，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全国首屈一指，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晶交易市场，最大的水晶工艺品制作中心，全国很多珠宝艺术大师，都在东海设有工作室。他们创作的水晶艺术精品，动辄价值几万、几十万元，有的可达上百万元。猛一听觉得离谱，但当你在现场看到它们的时候，才觉得物有所值。甚至觉得这些艺术瑰宝根本就没法开价。当然，我买不起，只能一次次跑去欣赏，他



饱眼福，这已经足够了。可是去得多了，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卖得最贵的水晶艺术品，并不是那些看起来纯净无瑕无色透明的水晶，而是含有杂质的水晶。当然，有些杂质是真正的杂质，像泥土，像沙粒，无序堆放在水晶体里面，毫无美感可言。但有些所谓“杂质”，却呈现出奇特的样貌颜色，比如有一种叫金发丝的水晶，水晶里的条

不掩书香，负责给山水楼台命名的，肯定还是李斗、焦循这样的秀才。这两处名字最令人寻味：西湖一瘦，便有了尺水玲珑的味道；秦淮一瘦，也有了小家碧玉的感觉。如此一来，山水就成了佳丽一族，而扬州城也就格外地诗化了。

如是，话题就回到“烟花三月下扬州”上头，知道扬州的地理与历史，就知道什么季节到扬州最好。因为没有红枫，更没有与红枫相配的壮阔逶迤的峰峦沟壑。秋老时到扬州的意义就不大。杜牧说“秋尽江南草未凋”，未凋并不等于葳蕤，失了草木欣欣的气象。莺飞燕语的三月却不一样：那杨柳岸的水国人家，那碧波深处的江花江草；园林台榭、寺观舟舫，一色儿都罩在迷离的烟雨之中。此时的扬州，那些硬硬的房屋轮廓都被朦胧的雨雾软化了下来，曲折的小巷浮漾着兰草花的幽香。湖上的画舫，禅院的钟声，每一个细节上，都把江南的文章做到了极致。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句子把我们东方人的审美意趣，写得如同梦境。在三月的扬州，我们可以寻到这种梦境的。

为了这梦境，我曾动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念头。去年，我打听何处可以雇一条船，邀二三好友于黄鹤楼下出发，一路吟诗作画，听琴吹箫到扬州去。结果人家告诉我，现在从武汉到扬州，根本无水路可通。后来打听到，从杭州或苏州出发，可从运河到达扬州。我又来了兴趣，让朋友去觅一只画舫。事情也未做成，其因是这一段运河虽然畅通，但除了运送货物的商船，渡客的帆船早就绝了踪迹。

由此我想到，坐一条船于烟雨蒙蒙的江上，去拜访唐代的扬州，已是完全不可能了。扬州的繁华还在，但唐代的风流不再。若有意去欣赏今日的生机勃勃的扬州，只能自驾车从高速路上去了。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别让怪诞建筑招摇过市

云德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人们在欣喜于一批独具匠心、堪为文化地标的新建筑陆续问世的同时，也为各地陆续出现的一些奇形怪状的大型公共建筑感到惶惑。这些怪诞的建筑因其体量硕大且占据要冲，无论从哪里冒出来都会迅速形成社会关注热点，引发新一轮又一轮的有关审美还是恶丑？推新还是猎奇？富裕的呈现还是骄奢的征兆之类的舆论纷争。

持批评意见者认为，此起彼伏的丑陋建筑，或结构扭曲、比例失衡，或意象混乱、造型怪异，或趣味低劣、恶俗媚俗，或结构夸张、面目狰狞，不仅外观畸形，而且内饰逼仄，既不美观又不实用。因其构造古怪复杂，所以耗材猛增、造价不菲，严重浪费国力和社会资源。它们刻意制造某种耸人听闻的噱头，给人以感官的刺激和视觉的伤害，把公共空间变成一些人追名逐利的竞技场，既玷污了城市的形象，也败坏了公众的审美口味。这种极不严肃且盲目赶时髦的恶作剧行为，要么是暴发户心理的作祟，要么是媚国家之概的好大喜功，当然是创造力匮乏、审美情趣低劣的变态式反映，与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时代氛围格格不入。理所当然地受到世人诟病。而拥趸者则认为，这些新型建筑打破陈规、异军突起，引领世界建筑新潮流，舆论的抵触只能说明观念保守，是群体现代意识落后的表现。

平心而论，建筑作为公共文化形态，小不能视同于建造者自我陶醉的小玩意儿；公众反感且排斥这类粗鄙拙劣的东西，也决不简单意味着大家拒绝接受新生事物。事实上，社会亟须且期待着新颖的审美创造，因循守旧、千篇一律永远是建筑的大忌，建筑给人美感与震撼的真正魅力肯定源于创新。然而，突破与创新需要历史与文化的接续，不能异想天开任性而为，关键在于分寸、尺度与美丑的把握。能否准确表达建构物的实质内涵，能否与周边环境相适应，能否符合公众的审美期待，不仅体现出设计建造者的审美态度和担当精神，而且还在更深层次上涉及，当代建筑如何承接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更好优化公共审美空间的大问题。

如果说，建筑是指人们利用自然或人造材料营建的各类实体性生活与生活设施的话，那么，建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熔铸于人造物之中的有关技艺、习俗、风格和审美意识等。正是由于后者的深度精神性参与，才让建筑有了“凝固的音乐”和“雕塑的诗歌”之类的美誉。在人类成长进化相当漫长的岁月中，受自然条件、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的影响，建筑一直围绕人的生活起居展开，直到科学技术相对发达、物质产品大为丰富的历史阶段，建筑以居住为中心的位置才慢慢让渡于那些用于扩展生产、生活与社交的公共场所，建筑侧重实用的固有功能也逐渐朝着注重外在形态审美的方向转变，有时文化内涵甚至成为建筑功能表达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过程耐人寻味。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建筑非遗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也就自然成为激发造型创意、延续民族风格、提升文化品位的重要环节。

继承与创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共同体。解决这个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课题，首先必须精准掌控好继承与借鉴的平衡。传统建筑受客观因素和族群生活习俗的制约，带有极其鲜明的地域特征。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先民多半生活在平原地带，建筑只能以泥土砖木结构为主；而大多处于丘陵地带的欧洲，建筑自然多以石拱廊柱构造见长。由于人在建筑材料的选择、搭配以及营建中的主导性作用，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把由语言、习俗、信仰和情趣等共同凝结起来的民族意识，默默地渗透于建筑的每一处肌理和细节之中，最终固化为自身特有的建筑风格，形成融入族群血脉的文化认同。譬如，长城作为曾经的军事防御工事，在我国古代农业社会一直发挥着和平保障的实际功用。此后历经千年，长城逐渐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与哺育中华民族的长江、黄河等一起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充分表明在建筑实用和审美功能之外的文化象征意涵，常常和特定的民族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建筑设计建造

者在把握本土与外来关系时，尤其需要深思熟虑，高度尊重建筑的“本土性”特征。当然，传统不是僵化的模板，“本土性”也绝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的沿革。处在全球一体化时代，闭关锁国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汲取外来建筑精华为我所用必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当代建筑的“拿来”不能背离传统，如果不着边际地照搬照抄，毫无文脉接续地另起炉灶，贪大求洋复制出的不伦不类的异物肯定难接地气，也会有悖于约定俗成的审美习惯，不被族群所接受。只有在承接传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借鉴外来建筑优长，在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深度化合中，发扬光大古典建筑传统，不断提升当代建筑的文化格调和营造水平，才是建筑在交流融合中发展进步的唯一可行的正确路径。

其次，必须把守正与创新结合起来。不守正，建筑就没有传统的根基；不创新，传统就成为僵死的程式。守正需要秉持传统根脉，创新要求注入时代新质，二者的有机结合，方可让建筑的传统风貌与时代气质既多彩斑斓又相互印证的交织在一起，为当代建筑留取鲜明的代际赓续的踪影，让人们找回乡愁的记忆。守正离不开传统，而传统的沿革存续却是个动态的历史进程。如果不能吸纳与兼容外来文化、现代科技和新的审美元素，如果没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如果不能激情洋溢地注入且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风尚，民族建筑就不可能保持长久而旺盛的生命活力。新时期以来，许多固本出新的成功案例无不诠释着这样一些朴素的道理。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中央美术学院、孔子研究院、苏州博物馆和宁波博物馆等大型场馆的设计，不仅保留了中国传统官廷建筑的恢宏与壮观，而且还结合时代需求且协调周边环境，或吸收地域文化、或融入民居特色，为非遗传承留下了许多十分宝贵的建筑范本。除场馆类建设外，民居建筑亦如此。像北京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杭州富阳东梓关回迁农居、莫干山大乐之野乡村民宿、红河元阳哈尼族民居改造、内蒙古清水河老牛湾村舍、潮州安吉景坞绿色农居、温岭桃花源小区与吉林老舍庄园、西溪南村望山、山东凤凰措的翻建项目等，都一改民建房工程火柴盒般的款式，力求把古典民居的韵味和现代生活理念密切结合起来，妥善处置私家房舍宅院与公共空间的关系，把现代生活的烟火气融入古典的山水园林之中，在市井的喧嚣之地开辟一方闹中取静的洞天，让人体验到与众不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意境。所有这些，都是当下建筑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最佳印证。

再次，必须坚持发挥科技与尊重规律相统一。建筑属于科技与艺术高度融合的人工建构，特别需要高智商的个性化创造。没有个性化表达，建筑就无法展现出生命的光彩。然而，建筑又是一种极为复杂的造型艺术，其结构、框架之类绝对必须严格遵循物理学和力学原理，其中的基本规则一旦破坏，房倒屋塌的惨剧立马兑现。同时，建筑作为人工营造且直接为人服务的有形艺术实体，它又必须“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最起码：外形要美观大方、结构要精确合理；内饰要优美和谐、布局要舒展流畅；既能最大限度开掘实用空间，又能赏心悦目、给人安全舒适之感——这是最基本的审美要求。另外，作为一种空间存在物，建筑还必须充分考虑如何与周边环境以及其他建筑相协调。

最后，为了更加有效地奖优戒劣，切实杜绝各类怪异丑陋建筑的不断出笼，我们呼吁政府主管部门在不断推出和表彰那些优秀建筑的同时，也要高度警惕此类现象引发的不良影响，彻底清除这些怪诞建筑赖以滋生的土壤，为人民大众的美好生活提供一个更加温馨恬适的活动空间。这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宏观管理。既要严格建筑设计师、工程师等的资格认定标准，从严掌握、宁缺毋滥，又要不断强化建筑工程部门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以此为契机，切实整饬不良风气，崇尚专业精神，在全行业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各地规划建筑领域都应成立由建筑专家、城市规划、美学教授和社会贤达组成的咨询机构，凡是重要的大型场馆和集中的社区改建项目，在立项之前和设计方案初成之后，都必须经过专家咨询机构的评估与审议，方可进入正式的施工程序。筹备实施的重大建设项目，在专家评议阶段即可考虑同时广泛征求在地公众的意见与建议。特别重大的项目，如有必要，可以面向全国甚至国际同行征求意见。各方建议均可作为项目规划设计的重要参考。规划设计完成后，还应在公共媒介或者网络平台上进行公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尽量避免重要公共设施、文化遗存、古老街区改建后留有重大缺陷。不伦不类的荒诞建筑有任何炮制出笼的机会，不给他们留下任何招摇过市的空。同时建立相应的惩戒机制，借定期举办优秀建筑鲁班奖之机，不妨也适时开展一些最差建筑评选活动。凡是经专家和大众评议进入丑陋建筑排行榜的，可以考虑列入行业黑名单。在公布最差建筑名单的同时，清晰地标识出来和决策者的姓名用黑体字标出来，即便不给予当事人任何行政处罚，至少也可以对后来者产生某种警示作用。

伟大的时代呼唤更多的经典建筑问世。我们要积极推动中国当代建筑别开生面的固本出新，鼓励建筑行业的有志者勇于摆脱各种世俗的名缰利锁，拿出高远的目光、见识与情怀，立足当前、面向未来，用更多更好的既显示古老民族聪明才智、又体现人类共同审美价值、既显示传统建筑文化韵味、又体现当下时代精神、既显示当代行业最高技术水准、又体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造型生动、风格多样的新型建筑，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独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标志性文化遗产，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留下一批气宇轩昂、彪炳千秋的文化地标。

建筑通常都不是孤立存在，它们与周围建筑、生产生活设施、自然景观生态乃至气候条件等共同构成人居环境。一座好的建筑，一定非常重视与周围环境的“对话”关系。所谓“协调”与“对话”，不仅指颜色、造型、风格等搭配不相忤，还指建筑与环境互为补充、相映成趣。比如苏州博物馆，其白墙黛瓦和山水园林等元素都紧密融入传统文脉和地理环境，而玻璃、钢结构又在室内巧借大片天光，以满足现代博物馆实用需求，立体几何形天窗与斜坡构成极具识别度的屋顶造型，使整座建筑与周遭环境和谐天成，又透露出鲜明简洁的现代感。在与时空环境“协调”“对话”基础上形成的造型差异，使建筑的艺术个性经得起端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与周边环境相抵牾，再好的建构也会大打折扣，这是建筑美学的基本常识。那些一味否定传统、颠覆审美，把恶意向推向极致的病态式“先锋”追求，那些以浅薄作深刻、以愚昧当智慧的恶俗“时髦”，到头来只会让崇高陷入平庸、把协调变成畸形，使传统文化遭受残忍践踏。这类企图怪异文化遭来惊世骇俗、靠搜奇猎异来夺人眼球的垃圾建造，只能是对建筑美学的亵渎与背叛，最终将“摧毁一切审美愉悦、进而摧毁艺术美”（康德语）。总之，在科技高度发达、新材料新技术不断涌现的今天，建筑只有在遵循建筑艺术规律的前提下，紧跟潮流、把握趋势、继续开来的，充分发挥设计与建造者的艺术个性，让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竞相迸发，才能确保整个行业始终涌动蓬勃的生命朝气，不断实现当代建筑的历史性突破。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